



生活与美

雷加研究

刘甘栗 编

作家出版社

815 I206.7
L716

~~B821~~
C6/c2

生活与美

雷加研究

刘甘栗 编



A1016759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与美：雷加研究／刘甘栗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4

ISBN 7-5063-2102-5

I. 生… II. 刘… III. 雷加—文学评论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5882 号

生活与美——雷加研究

编 者：刘甘栗

责任编辑：白连国

装帧制作：刘立宾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 刷：北京市图文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308 千

印 张：12.8125

插页：2

版 次：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102-5/J·2086

定 价：30.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SHENG HUO YU MEI

第 一 辑

读者王治平的信		3
领异标新二月花		
——介绍《火烧林》	菡 子	5
作品选读:火烧林	雷 加	7
附:《火》的自述		
——创作札记	雷 加	11
教案:《贡山广场》	袁良骏	16
作品选读:贡山广场	雷 加	24
简析抒情:个人和群体的统一		
——读雷加的《小岛深情》	蒋守谦	29
作品选读:小岛深情	雷 加	30
《成陵和云》简析	吴继路	33
作品选读:成陵和云	雷 加	34
论雷加的《洪水之夜》	刘 恪	37
作品选读:洪水之夜	雷 加	41

第 二 辑

伟大的时代 光辉的形象		
——略论雷加的《潜力》三部曲	康 平	49
读《春天来到了鸭绿江》	单 复	58

领导与群众相结合

——谈《春天来到了鸭绿江》 方 白 70

人们,在斗争中成长着

——介绍《站在最前列》 方 白 76

从“手里握着杓子”谈起

——读《蓝色的青冈林》 龙世辉 81

做一个社会主义的“金人”!

许 晨 88

附:文学回忆

雷 加 90

一、巴人评论

90

二、茅公一文

93

第 三 辑

多层次美的创造者 卢新华 李 理 99

跋涉者证词

——读雷加散文 吴继路 108

生活的开掘者

——记雷加 阎纯德 118

雷加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 高长印 123

大时代交响乐中的嘹亮短笛

——读雷加散文集《火烧林》 张春宁 137

在生活海洋的深处

——评雷加的散文特写 张春宁 143

散文在歌唱生活		
——读雷加散文札记	马尚瑞	152
晚霞如画		
——读老作家雷加的散文新作	张春宁	166
雷加的创作意识与散文道路	卢新华	173
雷加短篇小说艺术窥探	马尚瑞	190
与生活同在		
——兼议雷加的创作之路	舒 敏	202
研读雷加应注意的几点	李文瑞	206
雷加作品研究六篇论文前言	杨聪凤	210

第 四 辑

菡子笔下的雷加		
——菡子书信节录		219
卢新华的信		239
孙树兴的信		244
苏予的信		252
石光的信		254

第 五 辑

探求世界上的一切真善美		
——雷加印象	胡文杰	261

在工业战线上	胡 风	272
雷加的足迹	阎纯德	279
雷加同志二三事	郑士心	287
雷加心中的画	郑士心	291
雷加与海	王家斌	295
提起河曲走西口	燕治国	300
到生活中去寻美		
——访作家雷加	吕铁力	304
冰斗与大川	王家斌	307
探求生活中的金子		
——访作家雷加	高 桦	310
关于书的情结	夏 红	313
雷加的脚步	夏 红	316
眼睛和主题	马道远	319
雷加陕北行	胡广深	321

第 六 辑

旅途邮笺	雷 加	335
短论小辑		
——纪念毛主席百年诞辰	雷 加	352
雷加著译系年	康 平 刘甘栗	357

第一輯

读者王治平的信

雷加：

亲爱的，或许是敬爱的雷加。请恕我无礼，竟该怎样呼您都不知道了。

我叫王治平：出身是一个“莫须有”的富农第三代的普通农民家庭。今年二十四岁，由于社会的排挤，今天我还生活在社会的最基层。然而，今天我要直胸坦白地向你表一表看了你的《火烧林》后，我的一颗诚挚的心。

《人民文学》七期的散文栏里刊载了一篇题为《火烧林》的作品。我由于经济困难向来是买不起《人民文学》的，只是偶尔从一位青年那里借来看到的。但是，只读了一遍就还了人家。尽管只读了一遍，我的心呀就很不是滋味，我若不是一位男子的话，那简直要哭出声。只觉得它哪里是什么散文。它和同期的“落叶”相比，哪里有上下之分，只是排列的格式不同而已。要说它字多，那是远远不及我的要求的。

我曾记得你说：“倘若一棵树干，飞越悬涧为桥，让人从它上而过去。世间像那样物尽其用可也。”这就是我的心；说得自高自大一点，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希望，这就是中国现实社会中我们的要求。你真实地说出了我们的心声。还有，“我想这火大概是从山顶上烧下来的。”是的！问题可能是真的。我就是由于生活所迫，到过大山里卖苦力。我所见到的情境不知和你说的

相不相似。那就是，山顶上还有一棵大树，比较挺拔。我也爱它，我爱它的前半生，因为后来它干枯了。这场山火，我听说真正是由它惹起的。而至今山脚下就还余火未尽，我和有的同志，都还在山脚下烟熏火燎。你大概是不信的。你信呢，这是真的。不信呢，那我就只叹一声：天呵！救救——我们！

敬爱的，或是亲爱的雷加。时至此，我还不知道你是“一座飞越悬涧的桥”，还是一位“林业工人”，或是我们时代活着的“鲁迅”。

你若是一座“桥”，我可以从你身上踩过去吗？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是练过“轻功”的。你若是一位“林业工人”，我可以做一株折断了的“次生林”吗？

你是我们时代活的“鲁迅”，那我代表像我这样刚刚从急风暴雨式的阶级社会解放出来的人，向你请求，为我们再出一口气。因为你的《火烧林》又可以说是一篇犀利的杂文。简直是投向社会的一把锋利的匕首。我们活着的人是拥护你的。

末了，请原谅：因为我学历还未满七年。要了解我走过的人生之路，《中国青年》上的周晓东就是我的化身；遇罗克就是我的“夜郎自大”的心。

敬颂

秋安

王治平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四日

领异标新二月花

——介绍《火烧林》

菡 子

我喜欢《火烧林》，雷加自己也喜欢。他把它作为即将出版的散文总集的书名。听湖南出版社的同志说，不论老一辈或小字辈都能接受《火烧林》。火烧林重新复苏，好像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很少有一篇纯乎自然的描写，能这样震颤着人们的心。多少年来雷加马不停蹄，他跟着水利工程队从冰斗到大川，又随植物考察组登山闯林，这已是十年动乱以前的事。这八年跑得更欢了，天南地北，无所不至。六十年代初，他看见“森林的树木为了抵抗风雪的袭击，互相拥抱在一起，形成自卫的力量。这一回大火烧来了，那种自卫的力量，又使得它们互相燃烧起来。”看来这是一场毁灭性的大火，而他们却另外发现一片也是经过大火烤过的次生林。雷加为此感动，他在一九六一年就具体描写了这次火烧林的灾难，但觉得没有人物形象，放着没有发表。二十年间经历了多少事、有多少感情的激荡？一九八〇年《人民文学》终于登出了他的《火烧林》。文中强烈的感染力，正如山林野火那样，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而一片次生林的苍郁现象，又吸引了多少人！

一个四川农村第三代的地富娃子，写了一封有趣的信给作者说：作品中写一棵树木倒下去变成让别人跨越的桥，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他向作者探问：还不知你是谁？你是一个林业工人呢，还是一座桥？你是桥的话，我就从你身上跨过去；你要是一个林业工人的话，你就来看看我这次生林长得怎样？他还说：自己要不是一个男子的话，一定要大哭一场。在我历经沧桑以后，几次读《火烧林》惊心动魄的文字，眼眶里也是一腔热泪。大劫之余，叹时光之流逝，感再生之不易，已是到了做桥的地步，只能勉力承担起渡桥的重负。我也喜欢这封信，他把作者的思想延伸了，更富有深沉的内涵。信中说作桥是他们这一代人的理想；问清了是桥，就毫不犹豫地桥上跨过去；自喻的次生林，更欢迎林业工人的光顾。这就是一种时代精神吧！雷加当年无意插柳，而今却是绿树成荫了。

怕我乡居闭塞，雷加前几年给我发了不少信，有时蝇头小楷，为我抄寄《记鲁迅与萧红的一次谈话》（聂绀弩作）；间或也寄来有我文章的剪报；更多的是告我他奔走边疆的行踪；有次特别叮嘱我细嚼普列希文《大地的眼睛》（载《世界文学》一九八〇年第2期）。

他赞扬普列希文说：“在他的眼中，大自然那么亲切而又有益于人类。他用树、四月的阳光、乌鸦、大地的水潭来说话，他阐述了生活、语言、人类心理向上的美。”

雷加因“自己只会欣赏却很少创造”而感到空虚，其实这正是他发表《火烧林》的时候，散文集《从冰斗到大川》也早已出版，他的成就又何愧于前人呢？

一九八五年三月八日急草
（选自《文汇月刊》）

作品选读：

火烧林

雷 加

在考察队的旅程上，遇见过不少次林中野火。

万道山峦在脚下展开，一片火海突然映入眼帘，总是那么惊心动魄。千万条火舌，如同红色花岗岩雕成的莲座，那滚滚上升的黑色烟柱，就是地球上竖起的一根顶天立地的旗杆。气浪振荡不已；整个山岳，焦灼不安。汽车在山中盘来盘去，总离不开眼前这片火海。这时，在我忧心如焚的胸膛里，立下了永久的誓言：“林火必须停止”。

林火往往是雷电引起的，人为的大小因素也不能忽视。

河谷地带，夏热冬寒，加上过去民族纷争，人们逐渐在高山种植五谷，并向那里迁移。古传的刀耕火种，给森林带来无数灾难。

有人说：“马帮”是山区不可少的运输列车，高山牧场常常是“马帮”打尖的地方。“马帮”沿途烧起篝火，而用砍刀开辟牧场，又是远不如火烧来得痛快。何况又是传授着这么一条经验：任何牧场最好每年火祭一次，否则，不管“马帮”或是牛帮，都得不到应有的鲜美的牧草。

我发现这里的山民，并不真正珍惜林木。这正是林木太多，而自己的需要又太少的缘故。一个人一辈子至多需要一口棺木，或是盖上一所木楞房。这一所木楞房，仅仅要一棵杉树打成杉板就够了。

“马帮”和背工们，虽然终年跋涉，在旅途上也不过点上一块明子，烧起一堆篝火。他们为了这堆篝火有着不少聪明办法。比如他们把路旁的松树砍掉一块树皮，叫树液慢慢流出来，那末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走到这里就有引火的明子用了。或者他们又把一棵树干，在一人高的地方沿着四周砍成缺口，让它慢慢死掉，又跟着慢慢风干，那末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走到这里把这棵死树轻轻放倒就是了。它可以升起许多篝火，又可以长长地燃烧。无疑这是一个受欢迎的好办法，因为任何一个旅人，在雨季的夜晚烧起篝火时，最怕找不到干柴。

在他们眼里，整个森林不是栋梁，也不是板材，只是一块块可以放在篝火中燃烧的小小的木片。

不少地方，利用冰雪、栈道和河流运送林木。在滇西北横断山脉这套办法是行不通的。只能依靠风化的片岩形成的陡坡，把一根根林木由山崖上部凿开的漏斗中投入，然后让它和沙土片石一齐下来，形成由流动的沙石和投入的林木构成的大瀑布。不过，如果有的林木一旦叉住，正在流动的瀑布也就会面临死亡。有人臆断说：悬空的树干也有腐朽的一天，腐朽之后瀑布又会起死回生；但已是下一代的事了，而且这流送方法与整个森林比较起来，也只是涓涓细流，无补于大局。

如果飞涧上面，正好倒下一根树干当做桥身的话，我们就尽量赞美它。但是像这样物尽其用的例子，确实太少了。多少树木刮倒了，多少树木烂掉了，且不说焚于林火的大面积森林。

这次，我们翻越碧罗雪山时，遇见了一块火烧林。它并非正在燃烧，而是已经燃烧过了的。只是时间并不久远。次生林还没有从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它刚好保存了火烧后的原始状态。

马帮小路在三千四百公尺高处，穿过了这片火烧林。眼前的景象，使我很久摆脱不了一种似是而非的幻觉：我觉得耳旁忽忽

响起了风声，眼前燃起熊熊大火，老实说我的两腿有些发软，眼睛也禁不住紧紧合上。当我再睁开眼睛时，残存的树干像尖桩似的挺立着，枝条烧得光光的，浑身上下像精心地涂了一层黑黑的沥青，而且这沥青又从这些树干流下来，遍地皆是。凡有草木生长的地方，都染上了焦炭的黑色。

每一根烧过的树干，形状都不一样。有的对着天空伸出几条枯枝；有的根部烧焦，向崖下倒去；有的节瘤突出，显示种种扭曲挣扎的痕迹。看得出它们个个都同大火进行过一番搏斗，而又不能不被烧毁。

这样的火势，烧了多少天多少夜呢？人们对于大自然中这种火灾，尤其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有没有扑灭它的力量呢？惟有突降的暴雨才能扑灭天火。但是大自然的水与火的游戏，总能相伴相随奏出和平的凯歌吗？

最后它变成了一片灰烬。一切都被黑纱罩住，没有一丝声息，没有一点生机。鸟雀都不在这里停留，旅人走到这里也不由得放慢脚步，眼睛蒙上一层忧伤。

我想象这次林火，也许先由山顶上烧起来的，山脊北边的气浪翻过来，压在森林上空，正好助长火势。风有多大，树林上空的声音就有多么雄壮。每棵树都投入了战斗，反抗这场不意降临的天顶之灾。从眼前遗迹来看，每棵树的遭遇不同，残存的树干也没有一个相同的。有的带着半身烧伤，还挺着胸膛；有的烧断了根部，它带着整齐的树冠猝然倒下；有的先从树心烧起，只留下了一段薄薄的外壳……凡是火舌做过各种残酷游戏的，现在都可以凭着残留的树干做出各种英勇抵抗的想象。

这是一幕悲壮的歌舞剧，它们呼着，吼着，甚至跳着。它们过去抵御风雪时，联合过自己的力量，这次，火比风雪更狡猾凶狠，它们中了敌人的彼此燃烧的奸计，带来了全体的灭亡。

林火燃烧之后，在这里留下了一块黑斑，像是大地万绿丛中一只死亡之眼。

我和植物组的同志在一起，他们带着庄重的神色，不放过任何可注意的事物，因为有一些草本植物在这里生长起来了。我也照样去做，仔细观察着道路两旁，从岩石下面生长出来的青绿嫩苗。最后我拾了一块烧焦了的黑色礞石，留做纪念。

在同一天，植物组急不可耐地做了一次样方。

他们选择了一块向阳的云南松林，各种条件都很理想，只是坡度有点硬，以致他们在沉积的针叶上站也站不住脚。他们在白线圈定的四方区域内，进行描述工作。多么富有经验的眼睛呵！由于发现了树干上附着的灰屑，证明这个中龄林也是遭过火灾破坏之后生长起来的。它的树冠整齐，每年平均以四十公分的速度生长着。它是多么可庆可喜。

描述结束，植物组长走过来休息。我看见他像在山坡上滚过一样，满身沾满了松针，鼻尖上冒着汗珠，微微有些喘息。他脱下帽子，大大的眼睛里，流露出幸福的光彩，如同赴过酒筵一样。是的，他们从火烧林的强烈印象中，感到这次样方观察成果更加可喜。样方观察使他们看见了火烧林从前蔚为壮观的面貌，这是对火烧林最好的悼念，他对我说：森林工作者的职责是保护森林，防止毁灭性的森林大火。但是浩劫之余，也不必悲观失望，你看这片火烧林，它也会变成次生林生长力量的无穷源泉。

是的，这是大自然的启示，也是生活的哲理。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八〇年发表于《人民文学》）